

编者按>>>

回眸40年,总有一种情感与我们相连,在上海老弄堂里,少年们追逐着足球梦想,“我们的世界杯”新民晚报杯暑期中学生足球赛就此诞生!他们写下与“晚报杯”的故事,纪念属于他们的青春篇章。

一九八六,我在晚报杯当教练

乐炯

上世纪60年代末出生的我,1981年到1987年在上海育才中学走读。受同学影响,当时的我对足球运动产生了浓厚兴趣。恰逢此时,新民晚报杯暑期中学生足球大赛创办,并开始接受上海的中学生自发组队报名,报名要求规定每个参赛队可报球员若干(我们队参加的七人制比赛好像是一打,都须出示加盖1985—1986学年第二学期注册章的本校学生证)、领队一人(必须是本校教员)、主教练一人(可生可师甚至可外婆)。

中学体育老师暑假也忙,有的要带校队训练比赛,有的要给比赛当裁判,不屑于给我们学员自发组织的球队当领队,同学们决定自发组队参加新民晚报杯暑期中学生足球大赛之后,一位姓毛的年轻政治教员做领队(毛老师进育才中学比我晚,我读初二的时候他刚从高校毕业,到育才中学任教)。我们的球队以读完高二的同学为主,还有部分读完高一的同学和刚完成高考的高三同学。许是因了我的足球习作发表,同学们推举我当主教练(“教练”带个“教”字,体育是涉及身体的教育。学生时代短暂的教练经历,堪称我从教的起点)。

小组赛我们三队同组争夺一个出线名额,我们抽签吃亏,踢第一、第二场,第三场轮空,较弱对手(赛前不知强弱)踢第一、第三场,较强对手踢第二、第三场。我们队第一场顺利战胜较弱对手,第二场与较强对手战平,使较弱对手失去出线可能,第三场惨败于较强对手,我们队与较强对手积分相同,因净胜球数少未能从小组出线。

由本校在读学生担任主教练,在首届新民晚报杯暑期中学生足球大赛中不常见,我这个只带队参加两场比赛且成绩平平的学生教练被大赛组织者确定为参赛学生代表,在闭幕颁奖大会上代表全体参赛学生发言。经其审阅修改后,由我按通知要求将发言稿拿到虹口体育场,交给一位毕指导送审。我走进毕指导办公室时,刘光标指导正好在场,在审稿的间隙对我稍加指点。审稿很顺利,未作大改,连我那句不知天高地厚的“祝愿新民晚报杯暑期中学生足球大赛办成中学生的陈毅杯”也得以保留(海陈毅杯是20世纪80年代初创办的在职工业余足球比赛,当时在上海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影响力,上海大隆机器厂队、某区房地局队等业余劲旅取得过良好成绩)。

1986年暑假的最后一个工作日,首届新民晚报杯暑期中学生足球大赛闭幕颁奖大会在贵州剧场举行。我从大会议程上看到,除了市有关领导讲话外,市足球协会的领导、新民晚报的有关负责人、参赛学校校长、班主任、体育老师的代表都有话说,而我这个学生代表是闭幕颁奖大会上最年轻的发言者。

新民晚报杯暑期中学生足球赛从实际出发,以实事求是的态度追求男女平等,首届就设女子组,但不像男子组分得那么细,有效地平衡了理想和现实。我是读着《新民晚报》长胖的,可惜既没成为“肥罗”那样的好球员,也没成为“安胖”那样的国际主义教练,今年成了体重管理的非重点对象。我现在平面媒体看得越来越少,更想不到晏秋居居然转型成现在的样子。但有空时仍浏览新民晚报,重点留意体育版面,看到新民晚报杯暑期中学生足球大赛40周年特别征集,不禁感叹光阴荏苒,往事历历在目。

新民晚报杯暑期中学生足球大赛创办至今39周年,今年即将迎来第40届,堪称年届不惑,可喜可贺!

一个女裁判的十八岁

孙菁华

新民晚报杯暑期中学生足球赛在我的记忆中是关于足球裁判的经历。二十多年前的2001年,那个炙热的暑假,卢湾体育场还是黑色的煤渣场地。我站在用石灰白粉画出的边线旁,穿着黑色的足球裁判服,带教老师告诉我:“小姑娘大胆吹,不要害怕!”

我跟随眼前这位二十几岁、皮肤黝黑的足球裁判,学着他的每一声哨声和每一个手势。但我依然有些胆怯,直到自己吹出了第一声哨响。在场的队员们听到我的哨响便停了下来,我举了一个任意球的手势,这帮初中生开始罚任意球。

七月的那一天,我知道了,原来做足球裁判是这种感觉!那一年,我十八岁。那一年,新民晚报的记者采访我并写下《几分紧张 几分老到 女足裁判们执哨的第一天》如今回看这篇报道,依旧清晰地记得当年的场景。每一场比赛我们虽然只有5元钱的报酬,但是内心却充满欢乐。在后来的每年暑假七八月,我都奋战在新民晚报杯暑期中学生足球比赛的第一线,从初赛吹到决赛。2005年暑假,静安区昌平路体育场蒸腾着灼人的热浪。目之所及,人工草坪在烈日的炙烤下泛起刺目的光泽,恍若一片正在燃烧的碧色火焰,将整个赛场烘烤得滚烫。

作为足球裁判的我,此时已经经过四年的历练,现在每一次清脆的哨响,都充满着无比的自信和坚定!这一年,新民晚报又来采访我,记者写道:说到将来打算,孙菁华微笑的双眼闪着亮光,“是新民晚报杯培养了我,只要我行我一定会继续吹下去。今年是我吹的第四年了,我的目标是成为像左秀娣老师(国际级女裁判)那样的优秀裁判。”

流年如沙,指缝间漏下的不仅是光阴,更是那些被绿茵场浸染的晨昏。曾在新民晚报杯足球赛的绿茵上奔跑,橡胶粒与青草混合的气息漫过肩头,我攥着哨子的掌心沁出温热,看少年们追逐的身影切割着斜阳,把每粒滚动的足球都镀成金色的星子。

如今虽然未循着左老师的足迹走向国际赛场,但那些与新民晚报杯相伴的日子,却始终在岁月褶皱里最柔软的诗行。当暮色漫过看台,当晚风捎来遥远的呐喊,哨声依然会在记忆深处轻轻震颤,我收获了那些年关于足球的故事,收获了那些青春岁月里的友情。

他们在我心底的绿茵场上,永远跃动着奔跑的剪影。



新民晚报杯暑期中学生足球赛正在举行 李铭锦 摄

哨声,在时光里接续

张国平

1994年的夏天,我手握人生第一枚裁判哨,站在新民晚报杯暑期中学生足球赛的场边。那年我18岁,背包里塞着自制的红黄牌、皱巴巴的火车票,还有一颗滚烫的心。彼时的赛场是在弄堂水泥地上画出的“球场”,少年们用书包当球门,用粉笔描边线。可每当哨声响起,那些晒得发烫的看台、尘土飞扬的奔跑,都成了我心中最神圣的仪式。

记得1998年一场暴雨中的比赛。雨水模糊了视线,泥浆裹住了球鞋,两队少年却像战士般寸土必争。终场哨响时,浑身泥泞的孩子们仍列队握手,雨水顺着他们的发梢滴落,却浇不灭眼中的光。那一刻我突然明白:足球从不需要完美的草皮,只要有人愿为它淋透一身风雨。我站在这场中,握紧被雨水泡涨的记录纸,记录下比分——那页纸后来成了我裁判生涯的“勋章”,褶皱处还凝着当年的泥痕。

那些年,我常下午吹完比赛,夜里就跳上绿皮火车出差。行李箱里总塞着没洗的裁判服,同事调侃我“背着半个球场闯江湖”。可当少年们喊着“裁判老师”,将争议球乖乖放回罚球点时,所有的奔波都化作骄傲。1998年市里的决赛,一支奉贤区球队坐了两个小时公交来参赛,队长赛前悄悄问我:“老师,您的哨子怎么吹得那么响?我们队从没听过这么专业的哨音。”那只磨得发亮的旧哨,如今仍挂在我的书桌前。新民晚报杯暑期中学生足球赛教会我的,远不止裁判规则。雨中坚持判罚的专注,让我在工作中总能抓住关键细节;调解球队冲突的耐心,转化成职场中化干戈为玉帛的智慧。

新民晚报杯40周年我与晚报杯的故事

我参加的是1997年新民晚报“佳得乐”杯足球赛,那年暑假正好升初二,因为性格比较像男孩子,每天放学后都跟男同学在人民广场广踢足球,为此还写了不少检讨书。

应该是看到男同学都在报名这个足球比赛,然后一看还招募女队的,一合计,我可以自己组一个球队呀!于是找了几个同班的女同学,结果这事被班主任知道了,把所有参赛的同学找过去谈话,意思是要保证成绩不下降还要写保证书才能参赛。后来除了和我同桌的那位同学之外其他人都表示不参加了。

眼看球队要组不成功了,这时隔壁班级班长帮了忙,不仅帮我凑足了人数,还帮我拉了再隔壁班级两个排球队的同学,又找了数学老师作为我们的教练,我起了个名字:黄浦旋风队!队伍组成了,但整个队伍除了我基本就没接触过足球,就这样去参加比赛了。我们没有球衣,用的是校服,第一场比赛好像就是穿着自己的跑鞋去了,到了那里被告知球鞋不符合标准,然后现场买了鞋,依稀记得对方队伍似乎也是球鞋不合格但弃权了,所以第一场小组赛就稀里糊涂3:0获胜了。第二场小组赛,对方实

泥巴里开出记忆之花

史薰质

力好强大,上半场就0:3落后了,下半场遇到突发事件比赛中断,后来就按照上半场比分结束了。

最后一场关键小组赛,前面正好下了一场雨,场地泥泞不堪,这场比赛还特邀了语文老师来观战,语文老师还带着她同学一起来看,准备看完之后一起逛淮海路的。结果谁知我们一群人就好比在玩泥巴,每个人比赛结束后都成了泥人,不仅腿上被烂泥包裹,连头发上都是。语文老师帮我们清洗的时候,不知谁还把泥一巴掌甩到了她同学衣服上,结果她们就这样去逛了淮海路……说回我们,没有一个出租车司机肯载我们回家,因为实在太脏了,后来即便坐公交回家还被车上其他人侧目。

这场比赛当时还被新民晚报报道了,虽然最后结果1:1平,我们遗憾小组没有晋级,但这场比赛的回忆永远留在了我心里,陪伴我眨眼过了快三十年。我的同桌之前整理房间的时候还找到了当年的参赛证和那双泥泞的跑鞋,虽然清洗过依然可以想象当年的战况。而我N年前也去图书馆,找到过那份报纸并且复印了一版。

“今天我,终于站在这年轻的战场……”这段激昂的旋律,是我在儿子于2023年第一次参加完新民晚报杯暑期中学生足球赛比赛后,给他们拍摄剪辑的视频配乐的。而在儿子这第一次组织小伙伴们报名参赛之前,我已经无数次给他讲过我当年的参赛故事,儿子总是嫌弃我:“依额故事,已经听了耳朵里的老茧比踢球踢出来的老茧还要多了!”是呀,30年前那段美好的经历,让我久久难忘……

1994年,美国世界杯的精彩瞬间一直弥漫在我和一众喜欢足球的男同学脑海里,当时又逢甲A初年,足球盛宴让人心潮澎湃。因而,当新民晚报上刊登的参赛报名信息被我们这群十几岁的“小鬼头”捕捉到后,大家便在课间休息时聚拢在一块儿,商议组队参赛的种种计划了。同学老C人脉广,自告奋勇解决了球队的球衣问题,“我可以从朋友那里借来球衣,但条件是人家也想加入我们的队伍,联合参赛!”

我们这群“小鬼头”本就只是业余足球爱好者,虽然常常在一起踢着玩,但从来没有接受过系统性的训练,最拿得出手的,可能就是在空地里狠劲地练习“对墙踢球接回传”“内外脚背运球”“颠球”这些基础性的动作了。受当时人数不足以及手头拮据等种种现实困扰,班级里面参与讨论的同学们不假思索地同意了老C的“合理化建议”,我们就如同“沙家浜”里胡司令“十几个人、七八条枪”的那种初创状态,很快便带着憧憬和懵懂完成了组队和报名等一系列事宜。球队成立了,球衣是90年代初德甲多特蒙德鼎盛时期的荧光绿同款,球鞋只是回力帆布橡胶钉经典款足球鞋,训练用球是大伙集资买的火车头黑板拼接经典款足球,训练场地忽而在同济大学,忽而又去了电力大学,更有甚者,直接在路边空地练习短传配合,反正就是见缝插针地磨合、训练。

上世纪90年代的盛夏,太阳的炙烤指数丝毫不亚于现在,可以解

两代人的情缘

韩骏

渴消暑的饮料远不及今日的功能性电解质饮品那么丰富,我们更多时候训练完就跑到最近的水池旁,打开水龙头先冲一下头,然后张嘴对着水龙头来几口清冽的自来水,全然不顾是否安全与卫生。很快,一次次不成熟的训练后,我们走进了赛场。

我是杨浦人,杨浦素有“足球之乡”的称号,记忆里那年报名的队伍特别多,自然高手也很多,久负盛名的“鞍山中学”这种顶级球队,我们这样的“杂牌军”是没有机会与之一较高下的。我们同组的是和我们一样自由组队的球队。当时,杨浦足球场还是煤渣的赛道,球场上零星透着几簇绿草,更多的是一览无余的黄土。当比赛哨音响响,任何一支队伍开球都能扬起一片灰尘,像极了古代战场上两军冲杀时的尘土飞扬。我们连护腿板都没有,橡胶钉的回力帆布球鞋在这样的黄土球场上踩着,那些烫脚的回忆,我至今记得。但这些都阻挡不了我们全身心地投入比赛。一次次的带球突进、一次次射偏后的沮丧蹲地、一次次被来球击中后的痛苦嚎叫,这一切都交织成了我们的第一次参赛奏鸣曲。我们辛苦地挥汗如雨了三场比赛,最后还是未能取得成绩上“零的突破”。交了白卷始终是让人沮丧的,但是从组织到训练再到最后完成赛程,这一切对于已经不惑之年的我们而言,当时获得的精神财富是始终历久弥新的。

如今,同样爱踢球的儿子,正延续着我之前参赛的经历,赛会组织、场地的硬件条件、裁判员队伍的专业程度,以及小记者们越来越专业化的报道能力,这些都充分彰显了这项民间“顶级赛事”的受欢迎程度和旺盛的生命力。虽然已经没有足够的体力继续坚持在球场上奔跑了,但是,我用美好的参赛回忆、字里行间的文字感悟代替在赛场上的纵横奔跑。而我的儿子,也用一轮轮的参赛经历延续着“新民晚报杯”和“世界第一运动”的魅力!